

古 代 汉 语 语 法

马 忠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古代汉语语法》序

王 力

马忠先生，山东郯城人，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云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迫害，《古代汉语语法》一书未能出版。他于一九七二年病逝。一九八〇年，他的爱人陈雯同志把他的这一部书稿寄给我，希望我介绍出版。我和马先生有师生之谊，我知道他为人诚笃，学问扎实。我不忍看见他的遗著埋没，所以特别介绍给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在这里向出版社道谢。

马先生的书稿有几章失落了，我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万彬、张双棣两同志补写了这些章节。原书个别章节有不合我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语法体系的地方，也请两位张同志稍事更动，以适合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学的需要。我在这里向两位张同志表示感谢。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 目 录

## 上编 概 述

第一 章	古代汉语和文言文	1
第二 章	古代汉语里的词	5
第三 章	古代汉语里的词类	12
第四 章	词组	34
第五 章	句子和句子成分	46
第六 章	句子类型	52

## · 中编 句 法 详 论

第七 章	主语、谓语（一）	71
第八 章	主语、谓语（二）	85
第九 章	宾语（一）	109
第十 章	宾语（二）	123
第十一 章	补语	135
第十二 章	定语	142
第十三 章	状语	155
第十四 章	复指成分	167
第十五 章	复句	175
第十六 章	联合复句	185
第十七 章	偏正复句	208

第十八章	多重复句	238
第十九章	紧缩复句	245

### 下编 词 法 详 论

第二十 章	名词	253
第二十一 章	动词	271
第二十二 章	形容词	297
第二十三 章	数词 量词	303
第二十四 章	代词 (一)	323
第二十五 章	代词 (二)	340
第二十六 章	副词	357
第二十七 章	介词	371
第二十八 章	连词	393
第二十九 章	语气词 (一)	412
第三十 章	语气词 (二)	423
第三十一 章	叹词	439

# 上编 概 述

## 第一章 古代汉语和文言文

古代汉语是同现代汉语相对的概念。现代汉语形成以前的汉语，都可以称为古代汉语。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由文字记录下来的汉语是殷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左右。从原始汉语到甲骨文，时间当然还要长得多。只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还无从了解它们的面貌罢了。因此，讲古代汉语只能以甲骨文为时间上限。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规则是相同的。比如“人”、“马”、“牛”、“山”、“水”、“火”等词，古今就完全相同。“主——动——宾”、“定语——中心语”、“状语——中心语”等词序，古今也基本相同，试比较：

齐师——伐——我。《左传·庄公十年》

大家——认识——他。

诸侯之——师

中国——人民

(孟尝君)不——说。《战国策·齐策》

(大家)都——赞成

古今汉语这些相同的方面，表现出一种语言的相对稳定性。

另一方面，汉语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语法、词汇，变化最显著的是词汇。在社会生活中，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消失，这些都会反映到词汇上来，使得新词不断产生，旧词不断消亡，词义不断发展。比如，古代表示祭名的“禘(dì)”、“祫(xíō)”表示君主死亡的“崩”、“薨”，表示不同毛色牛的“淳(rún)”、“牷(quán)”等词，在现代汉语中都消失了；而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自行车”、“电视”、“收音机”等词，自然也不可能在古代产生。语音的变化虽然比较缓慢，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变化也是很显著的。假如现在有人能用先秦时期的语音说汉语，恐怕任何一个中国人也不会听懂。语法规则变化最慢，然而也不是静止不动的。以词序为例，先秦汉语中有一种宾语前置的现象，疑问代词作宾语或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要放在动词前：

我无尔詐，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吾谁欺？《论语·子罕》

现代汉语中上面两句话就要说成：“我不要欺骗你，你也不要欺骗我”，“我欺骗谁？”同其他宾语一样要放在动词之后。

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古代汉语，是前人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书面语。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在周、秦、前汉时期，书面语和口语基本是一致的。《论语》、《孟子》中记录的对话，大体就是当时的口语。司马迁写《史记》，在引用《书经》的时候，也都把它译成当时的口语。汉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有些书面语仍以当时的口语保持一致，如后汉王充的《论衡》，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明清的白话小说。另外一些书面语则是脱离了当时口语，模仿先秦作品的词

汇和语法写成的，唐和唐以后的古文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和唐代用口语写的变文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古文同口语的距离非常之大。先秦时期宾语前置的语法规则，在唐宋人口语中本来早已消失，但在文人们所作的古文里却仍然保留着：

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故不我若也。（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彼不我恩也。（柳宗元《童区寄传》）

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韩愈《祭十二郎文》）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自然，即使作者有意仿古，但他们生活时代毕竟不是秦汉，他们的文章不可避免地要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无意之中也会多多少少地使用当时口语的材料。比如先秦的“所以”，是代词“所”加上介词“以”，没有作连词用的，而南朝梁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里有这样的句子：

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

这就是受了当时口语的影响，把“所以”作为连词使用了。不过总的看来，这种书面语是人为的、仿古的、保守的东西。

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和后代模仿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言文。文言文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使用的基本的书面语形式，在古代汉语书面语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我国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方面的著作，多是用文言文写的。

古代汉语的历史长而且复杂，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我们也不妨把它的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就古代汉语语法的发展

来说，周、秦、前汉可以算做一个时期，就叫上古时期。由后汉到六朝、唐代、宋代，可以算做一个时期，叫中古时期。元代、明代、清代，可以算做一个时期，叫近古时期。我们把古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历史划分为这样的三个时期，是有根据的。从词的发展来说，判断词（用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术语来叫它）“是”的产生是在后汉<sup>①</sup>，普遍地使用它是在六朝时期。动量词的产生大致在六朝末期，普遍地使用是在唐代。从句法的发展来说，周代、秦代、到前汉这一个时期是代词宾语前置过渡到代词宾语后置的一个过渡时期<sup>②</sup>。前汉是这个过渡时期的结束。汉语语法发展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变化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志。上古时期的特点是代词宾语前置。中古时期的特点是判断词和动量词的产生及普遍使用。近古时期是现代汉语语法形成的前期，现代汉语语法里的词类和句法规则在这一个时期大致完备，基本形成了。

我们是为了读通古书，正确理解古人的话而去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一般地说，我们不是研究汉语发展的历史，对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必过多的注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上古时期的书面语上。这是因为汉代以后的文言文都是模仿上古时期的书面语的词汇和语法而写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上古时期的书面语（主要是散文）读通了，能够正确地掌握了上古时期的人们用词造句的习惯，阅读汉代以后的文言文，就可以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这是一种溯源及流的办法。

---

① 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中册 347—356 页。

② 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中册 357—368 页。

## 第二章 古代汉语里的词

什么是词？词是有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的最小的造句单位。所谓“一定的声音”，是说在口头上，词是可以用声音说出来的。所谓“一定的意义”，是说，既然叫做一个词，那么它就是表示一个意义的，不论它表示的意义是具体的或抽象的。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来说，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所谓“造句单位”，是说词可以用作句子成分，或者能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表示句子的语气。所谓“最小的造句单位”，是说，从造句方面来说，词是最小的，不能再加以分解的单位。例如：

明搏而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这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如果分解成词写出来，就是：

明 搏 而 杀 之。

这个句子是由五个词组成的。这五个词是既代表声音，又表示意义的。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读它，就是 míng bó ér shā zhī；用现代汉语译出来，就是“提弥明(人名)跟恶犬搏斗而且杀死了它”。“明”、“搏”、“杀”、“之”四个词在句子里都是用做句子成分的，“明”是主语，“搏”“杀”是谓语，“之”是宾语。“而”是表示“搏”和“杀”两个谓语之间的关系。这五个词按照汉语语法里的造句规则造成了这个句子。这五个词是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加以分解了。

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词汇集起来，就构成了古代汉语里的词汇。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总地来看，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词义的变化，构词法的变化。词义的变化是人们如何用词的问题，构词法的变化是人们如何去造词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后一个问题，是古人如何造词的问题。

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词的构成又可以分为两方面：音节的多少，词素的结合。所谓“音节的多少”是指一个词是用几个音节组成的。在汉语里，一个方块字所代表的就是语音里的一个音节。一个方块字可以是一个词，如上面所举的“明搏而杀之”，五个字就是五个音节，就是五个词。这种词是单音节的，叫单音词。有的词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块字组成的，这种词就是多音节的，叫复音词。如“君子”、“夫人”、“蔺相如”等。说“词是表示意义的最小单位”，是从造句的角度说的。有的词，是用比词更小的单位组成的。比如“先王”是由“先”、“王”两个字结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复音词。在古代汉语中，“先”“王”都是有意义的。这两个有意义的字组成了“先王”一个词。在这个词里，“先”、“王”就是组成词的两个词素。所谓“词素”就是构成词的要素。词素，只能理解为构词的要素，不能理解为构成句子的成分，尽管它在另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句子的构成成分。一个词可以是由一个词素构成，也可以是由两个词素构成。一个词素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字或三个字。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就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构成的词就叫“合成词”。

单音词就是一个音节的词，当然也就是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在古代汉语的词汇里，单音词占绝大多数，复音词数目比

较少。用《左传·隐公元年》的一段话来看古代汉语里单音词与复音词的情况。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这一段话里共有六十四个词，其中十二个是复音词，其余五十二个都是单音词。这说明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词占优势。而且，在复音词里，大部分是单纯词，也就是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例如：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左传·隐公元年》）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周南·关雎》）

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孟子·梁惠王上》）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

以上五个例子里的“融融”“参差”“觳觫”“蟋蟀”“吐谷浑”都是单纯词。不论它是由两个字或三个字构成的，都是一个词素，不能拆开，不能再加以分析。如果把构成一个词的两个字或三个字拆开，那就没有意义了。比如“融融”是“快乐的样子”的意思。拆开以后，一个“融”字没有或者不是“快乐的样子”的意思了。又如：“参差”，意思是“长短不齐”，如果把它拆开成为“参”“差”，也就没有或者不是“长短不齐”的意思了。这就是单纯词的特点。

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的单纯词又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单

纯词是重迭音节的，如上面所举的“融融”，是把一个音节重迭起来构成的。其他的例子，如：

关关雎鸠。《诗经·周南·关雎》

风雨潇潇。《诗经·郑风·风雨》

蒹葭采采。《诗经·秦风·蒹葭》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

第二种单纯词是两个字有双声关系的，如上面所举的“参差”。这两个字的声母相同，都是初母。这就是双声单纯词。其他的例子，如：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

一之日觱发。《诗经·豳风·七月》

二之日栗烈。《诗经·豳风·七月》

佩缤纷其繁饰兮。《楚辞·离骚》

楫齐扬以容与兮。《楚辞·九章·哀郢》

这里的“踟蹰”、“觱发”、“栗烈”、“缤纷”、“容与”都是有双声关系的单纯词。这里所说的双声是古代汉语里的双声。古代汉语里是双声的词，在现代汉语里不一定是双声。如：“觱发”，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读，“觱”念 bì，“发”念 fā，声母不同，不是双声。但在古代汉语里，这两个字的声母都是帮母，是双声字。反之，现代汉语里是双声的词，古代汉语里却不一定双声。如“威望”，在现代汉语里，“威”念 wēi，“望”念 wàng，第一个音素都是 u，也算是双声的词。但在上古时期，“威”是影母字（零声母），“望”的声母是明母，这两个字不是双声，“威望”就不是双声的词了。

第三种单纯词是两个字有迭韵关系的。如上面所举的“翩翩”，在古代汉语中，两个字韵相同，都是屋部，就叫做迭韵。

其他的例子，如：

窈窕淑女。《诗经·周南·关雎》

舒窈纠兮。《诗经·陈风·月出》

心婵媛而伤怀兮。《楚辞·九章·哀郢》

何须臾而忘反？（同上）

这里的“窈窕”、“窈纠”、“婵媛”、“须臾”都是古代汉语里的迭韵单纯词。在古代汉语中是迭韵的词，在现代汉语中不一定也是迭韵的词。如“窈纠”，按现代汉语的念法是 yǎo jiū，韵不相同，不是迭韵的词，但在古代汉语中却是迭韵的词。反之，在现代汉语中是迭韵的词，在古代汉语中却不一定也是迭韵的词。如“树木”，现代汉语的念法是 shù mù，韵都是 u，是迭韵的词，但在古代汉语中，“木”是有韵尾-k 的，而“树”却没有，不是迭韵的词。

第四种单纯词是人名、国名、种族名以及某些地名。例如：

臣闻之胡龁曰……（《孟子·梁惠王上》）

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史记·赵世家》）

狄人伐虜咎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虜”音 qíáng，“咎”音 gāo。）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左传·闵公二年》）

鄅人军于蒲骚。（《左传·桓公十一年》）

“胡龁”是人名，“楼烦”是国名，“虜咎如”、“皋落氏”是种族名，“蒲骚”是地名。它们都不能用合成词的构词法去分析，所以是单纯词。当然，也有不少人名、地名可以用合成词的构词法去解释。如：“颍谷”（《左传·隐公元年》）是“颍城之谷”的意思。“桑田”（《左传·僖公二年》）是“植桑之田”的意思。这

些词就都是合成词了。

复音词的另一部分是合成词。合成词，一般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的。组成合成词的两个词素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有时也可以是其中一个词素是有意义，另一个词素没有意义。

两个词都是有意义的例子，如：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左传·隐公元年》）

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

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左传·隐公元年》）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诗经·郑风·风雨》）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左传·僖公四年》）

召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左传·僖公四年》）

与不谷同好，如何？（《左传·僖公四年》）

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战国策·赵策》）

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这些例子里字下加点的词都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的合成词，每个词的两个词素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如“先王”的“先”就是“先世”的意思，“先王”就是“先世的王”。“寡人”就是“寡德的人”。“社稷”的“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构成合成词，表示国家。但在古代汉语中，这种合成词比较少。

一个词素有意义，而另一个词素是没有意义的合成词的例子，如：

既而悔之。（《左传·隐公元年》）

辛垣衍快然不悦。（《战国策·赵策》）

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庄子·养生主》）

煥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这里的“既而”、“快然”、“怵然”、“煥乎”都是由两个词素

组成的合成词。其中前一个词素“既”、“快”、“休”、“煥”都是有词汇意义的词素，后一个词素“而”、“然”、“乎”是没有词汇意义的词素。如：“既”本来是“尽”、“已经”的意思，“既”和“而”结合起来表示“不久”的意思。“快”本来是“怅恨”的意思，和“然”结合起来表示“怅恨的样子”、“不高兴的样子”的意思。“休”本来是“警惕”的意思，和“然”结合起来表示“警惕的样子”的意思。“煥”本来是“鲜明”的意思，和“乎”结合起来表示“鲜明的样子”的意思。从这几个例子看来，前一个词素的意义比较具体，后一个词素的意义很空虚，只是用来表示那个词是属于哪一类的词罢了。

总起来说，古代汉语里的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音节的多少上看，古代汉语里的词可以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单音词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复音词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才是一个词。第二、从词素的结合上来看，古代汉语里的词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部分。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词就叫单纯词。单纯词可以是一个字的词，也可以是两个或三个字组成的词。由两个词素构成的词就叫合成词。

## 第三章 古代汉语里的词类

### 词类是如何划分的

一种语言词汇里的词是可以分为若干类的。所谓词类是词在语法里的分类，是根据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来划分的类。这里所说的词的词汇意义，是指某一部分词所共同表示的某一种意义。如“人”、“衣”、“车”、“马”、“山”、“水”等，表示一切人和事物的名称，这就是这一类词的词汇意义。这一类词经常受某些词的修饰和限制，如“仁人”、“三人”。“仁”是表示“人”的品质，“三”是表示“人”的数目。“仁”、“三”可以用来修饰、限制“人”。这一类的词不能跟某些词相结合，如“不人”、“皆人”、“既人”都是不通的。这一类词在句子里经常用作主语、宾语、定语。如“人不知，而不愠”，“伤人乎”，“人言可畏”。这就是这一类词的语法特点。根据这一类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就把这一类的词叫做名词。又如“而”、“以”、“虽”、“且”、“况”等词本身没有词汇意义，但可以表示句子当中这个词和那个词、以及这个分句和那个分句之间的连接关系，如“朝济而夕设版焉”、“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虽不得鱼，无后灾”。这就是这一类词的语法特点。根据这一类词的这种特点，就把这一类词叫做连词。

根据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古代汉语里的词可以分为

十一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

## 名    词

名词是表示一切人和事物名称的一类词。一切人名、地名、国名，一切事物的名称，都是名词。例如：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罿。  
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左传·成公三年》  
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俯噉鱣鲤，仰噏陵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

《战国策·楚策》

在这两个例子里，字下加点的词都是名词。例一里，“晋”、“楚”是国名，“谷臣”、“襄老”、“知罿”、“荀首”是人名，“连尹”是官名，“人”、“公子”、“尸”、“中军”是普通名词。例二里，“黄雀”、“黄鹄”是鸟名，“鱣鲤”是鱼名，“陵”（菱）是菱角，“衡”（荇）是水草名，“江”、“海”、“沼”、“翮”、“风”都是普通名词。

一般的语法书里把名词分为三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国名、地名、种族名，抽象名词包括一切抽象事物的名称，如“文”、“德”、“政”、“礼”、“乐”、“忠”、“信”等。除了专有名词和抽象名词以外，就都是普通名词了。名词的主要用处是用作句子的主语、宾语、定语以及判断句的谓语。

表示时间的词，如“日”、“月”、“朝”、“夕”、“岁”、“古”、“今”、“昔”等，叫做时间名词。表示方位的词，如“东”、“西”、